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一百五

小說所無空落筆似爲
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靈云云可知此書竟空中樓閣不當
其真事半虛空也况或有所忌諱耶
有如許真切也況空雲歷過一切雷耶
明云歷過一切雷耶

增評補圖大觀
瑣錄一百二十二對據
卷首一卷據
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雪 撰

清高鶚 繢
清護花主人評 清大某山民 加評
卷一百十五
內容分類集 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編號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五十卷首一卷 懷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積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生，影子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貧，固多然。此蓬牖雖我一室，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門醒一時之目。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此兩事，真有如是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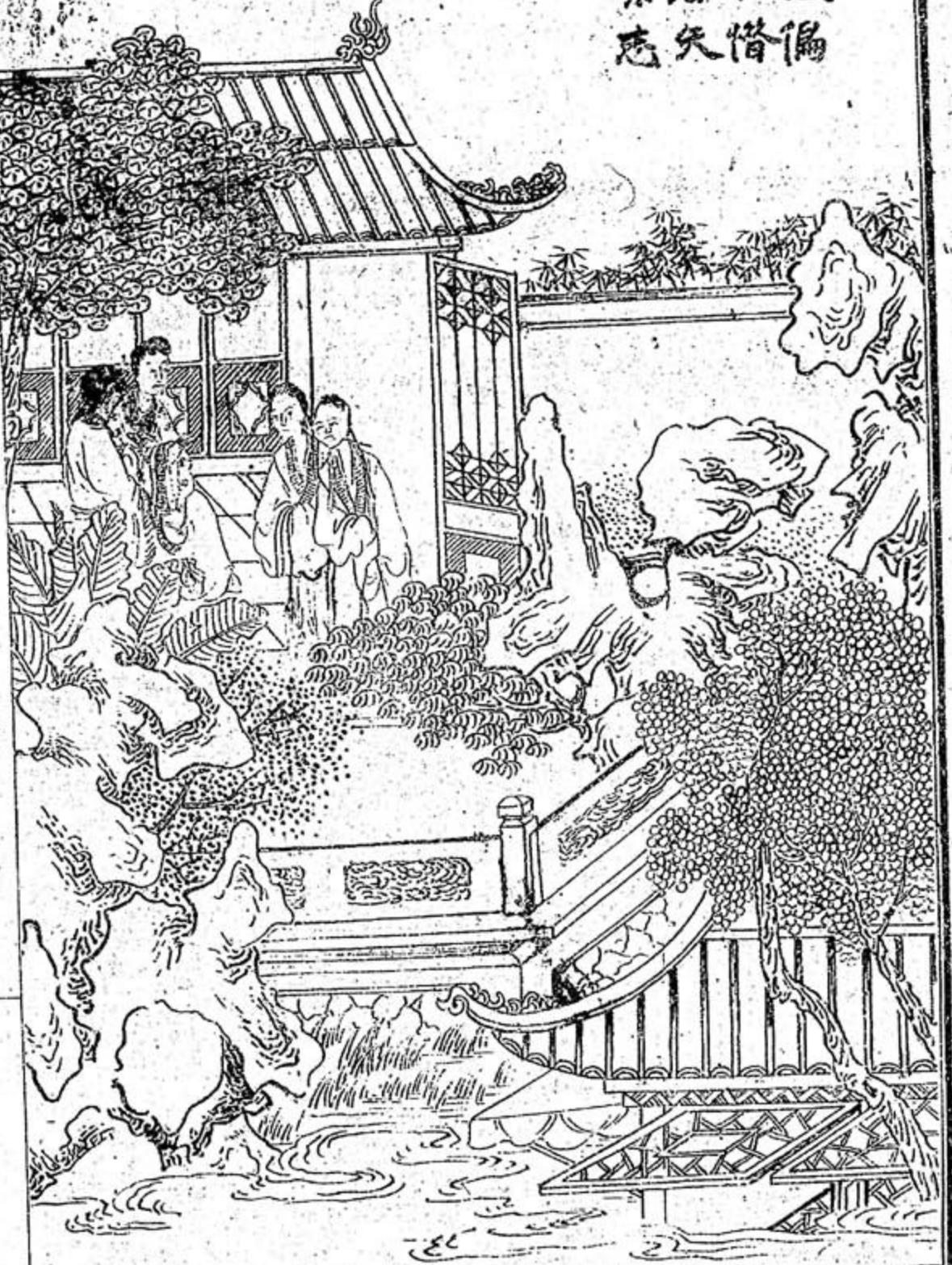
便怎樣不像便怎樣

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銜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裏的哥兒略小一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囑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妥。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帳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信。若是他後日到了。咱们這裏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呀。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畱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麼。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五回

惑偏
簪失志
私憎





增評補圖大觀
頃卷一百十五

增評補圖大觀頃卷一百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要想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便走了去。到賈政那裏。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著孝。不便到學裏去。你在家裏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閒著。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著。賈政又道。你環兄弟。蘭姪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作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著不動。賈政道去罷。寶玉退了出來。正撞了賴大。諸人擎著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見有兩個姑子進來。寶玉看是地藏菴來的。和寶玉說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吃。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攬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

遇宵尼姑口氣

只一跟字壞人名節
亦不能爲妙玉辨也
若便說是搶去的那
是從了他猶不可算
妙玉是假惺惺於遭
劫後始爲點破地藏菩
薩姑子以成敗論英
雄跟蹤

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看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裏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裏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著那姑子道爲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便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本家菴裏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裏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的惜春便問起水月菴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菴裏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櫳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惜春道那裏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著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_{也未見得}的爲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裏像我們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誦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爲著自己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

妙玉如何竟有險難
此言殊未可全信
你只怕你做姑子的雖
然旨一語勝人千百
只就眼前而論其爲
惜春所目擊者已多

戒下屠刀立地成佛
爲什麼想不出道兒
俗的纔有善緣殺有
妙旨一語勝人千百
說別怪我們話偏要

明明說錯了話偏要

原來爲脫卸自己于

可知是執迷不是了

悟

話

惜春道這也瞧罷咧

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

姑子會意本來心裏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

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菴麼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擔

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鉸頭髮的心頭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

是病竟是怨命奶奶堤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他那裏

是爲要出家他爲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

沒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鉸頭髮彩屏等吃不

住只得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天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

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

了眾人急忙出接便在王夫人處坐下眾人行禮敍些寒溫不必細述只言王夫

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來回來說道

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

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裏頭也便擺飯不題且說賈政見甄寶玉

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

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聽命穿了素服帶了兄弟姪兒出

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裏見過的兩人行了禮然後

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

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下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

著甄寶玉又是晚輩又不好叫寶玉等站著賈政知是不便站著又說了幾句

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著大家說說話兒好叫他們領領大教甄寶

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姪兒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

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

站立著看賈政出來然後讓甄寶玉坐下彼此套敍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

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必

且和他同心以爲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

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寶玉素來

也知賈寶玉的爲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你適道你既

兩玉各有一種心想
卻是同而不不同
而同得如此

非將你作女孩兒
如是同而不同
看待只怕是你自己
如此看待

都從名字上洗刷一
番

翻譯兒媳爾掉文
翻譯二家語

體知錯了道路

是爾光明正大之言
能守此而行便不愧
爲真實玉猶以此言
爲不入耳之談者雖
名寶玉假而已矣

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既我略知了些道理。怎麼不和他講。但是初見。尙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裏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擎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是至愚至濁。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高清實稱。此兩字。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尙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些。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將爲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爲真才實學。在小姪年幼。雖不知文章爲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那膏粱文繡。比著令聞廣譽。眞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裏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淨洗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爲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甄寶玉聽說。心裏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爲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己朋友。也是好的。便說道。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癡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尙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裏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裏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前行。賈寶玉等倍著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賈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

見寶玉滿腔流俗之
意，故主皮相處，抉其弗

二姑娘李紋也

知已相逢竟同冰炭
天然哉

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著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心。眾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裏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著。一時也認不出來。內中紫鵑一時癡意發作。因想起黛玉來。心裏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正想著。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裏老爺畱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姪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歲恐怕難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整。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家裏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著道。

但願依著太太的話更好。這麼著。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裏。復又立談幾句。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于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日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說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閒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爲忠爲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寶釵見他又發獸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應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

一切有爲相當作如
是觀

要便要不要便不要
蠻須眉等曉舌

君是男的做和尚便
不是你家的子孫了

無意不決卻無辭不

來了。並不言話。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獸。襲人等嘔他。也不語言。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發獸。竟有前番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爲惜春定要鉸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著惜春的樣子。若是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著人看著。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嘆氣蹤腳。只說東府裏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係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櫳翠菴。原是咱们家的基址。我就在那裏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著。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裏。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著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裏。見寶玉魂神失所。心下著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裏。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三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防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裏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裏覺著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裏去了。玉的時候是的。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于飲食不進。大家著急起來。恰又忙著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著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眾人手足無措。一面哭著。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回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

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裏。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三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防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裏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裏覺著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裏去了。玉的時候是的。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于飲食不進。大家著急起來。恰又忙著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著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眾人手足無措。一面哭著。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回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

做作驚語

是耶非耶真耶幻耶
吾不知昔從何往今
你要命我要錢

謂不好了者好了也吾
要命擎銀子來和尙
子者偏逢不著和尙
玉語無如擎得出銀子
矣請之誦好了歌得佳耶

此時政老之心以人
爲重以銀子爲輕

房中忽來和尚和尚
而且長大焉得不勝
玉臥房便有些道理

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饑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嚇非同小可瞪著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裏擎著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廝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聽著外頭喊進來說這和尚撒野竟自跑進來了眾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裏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正鬧著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裏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著急只見那和尚說道要命擎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姑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裏就跑賈璉拉著道裏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喊道裏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著哭那裏理會賈璉走近來又喊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嚇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著不敢

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著把那塊玉擎著道快快把銀子擎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管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擎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得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擎著玉在寶玉耳邊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裏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裏寶玉先前緊緊的捲著後來慢慢的得過手來擎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阿呀久違了裏外眾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裏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著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著到了前頭趕著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釵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裏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的那和尚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擎一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擎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略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

如洪鐘久違了五字聲
音爲好了二字又下轉語曰不好不了也

粗督下接不敢得罪
靈粗督者天性未漓
也是有了銀子便走的

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著說道：「不要動。」寶玉笑著擎這玉給賈政瞧。賈政略略一看，知道此事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著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寶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誰知他口口聲聲卻不是要銀子的。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著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便鬧餓了，吃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著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裏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一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無心之言，情緣尚在。當初沒有砸破寶玉聽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撩，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政叫寶玉做文，不過借此截斷同寶釵說話，無甚緊要。所以不日寶玉病重，亦不復提起。

借地藏菴姑子口中竟說妙玉跟了人去，且說只怕是假惺惺，不但是文人

暗筆，且見妙玉平日不滿人意情事。

惜春出家，念頭久已立定，竝非惑于地藏菴姑子之言，方纔決意。作者不過借此一緊，是文章由寬漸緊法。

寶玉一見甄寶玉，想起夢中光景，以爲必是同心知己，是反跌下文。

賈蘭卻是甄寶玉知己，是旁觀法。

寶玉連自己相貌都不願要，卻是深合我相非相妙義。宜其一病幾死，病好便要超凡也。

寶玉于病到極危時，忽有和尚送還通靈，一見便好，喜出望外。于正要坐起時，一聞麝月砸破一言，忽然暈倒，驚出意外，文章變幻不測。

大某山民評曰：

尤氏與惜春向非和睦，惜春要出家。尤氏此回云：「只好由他。」後二回云：「算我不容家庭乖舛，難爲講解。」

野東西往裏頭跑。此時可惡家東西往外頭跑。他時可痛暴看祇屬閒文。卻是草蛇灰綫。

麝月說寶貝未曾砸破。語出無心。豈知寶玉猶有憂之態也。幾令吾師圓寂。

增評補圖大觀墳錄卷一百十五終

